

魯
之
春
秋

傳第一之四

魯之春秋卷六

海鹽李聿求學

督師四

沈宸荃

父茂脩

章正宸

于頴

來方焯等

沈宸荃字友蓀號彤菴慈谿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十五年同考順天鄉試旋奉使祭部臣蔡思允蔽使事而京師陷福王擢山西道監察御史巡視中城上疏言歸汝青海死守紳士土民團結寨堡宜差授官以收拾河北又言當今大勢宜居重江陵如陸遜之拒漢

以邊川蜀以爲第一重藩籬其次自襄樊蘄黃東徹宿
楚如南宋之守淮東西以爲第二重門戶而江楚運軍
江北北上諸軍胥宜練以實伍又今歲入銀六百餘萬
兩淮徐四鎮暨督師餉業已二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
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三鎮團營操江守陵浦口京口
費復不減淮徐國初下金陵康茂才充營田使今宜酌
屯政又陳五事曰破方隅以和臣衷端品望以立臣模
礪廉潔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臣分
皆切時病九月論羣臣醜正黨邪請王臥薪嘗膽報君
父大讐且言麥飯不得洒山陵何以錦衣玉食土宇不

得歸版籍何以廣廈深宮今日西北風塵尙有東南託
足儻東南復烽火更稅駕何地因以節儉之說進又言
叙功濫而將領胥橫金曳玉監紀多而破甑胥崇階顯
秩請乞贈廕盛而羽林胄監無駐足地願割恩裁斬十
月薦詞臣黃道周劉同升葛世俊徐汧吳偉業等又言
今經略山東河南者王永吉張縉彥也永吉失機洗帝
拔爲總督擁兵近甸不救國危縉彥官部曹先帝驟典
中樞乃率先從賊卽加二人極刑不爲過陛下屈法用
之而永吉觀望逗遛縉彥狼狽南竄死何以對先帝生
何以對陛下昌平巡撫何謙失陷諸陵罪亦當案至都

城既陷先帝賓天守土臣皆宜厲兵秣馬俟新君復讐賊塵未揚願先去以爲民望如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邛祖德尙可容偃臥家園乎疏入謙祖德皆命逮洎永吉縉彥不罪又陳禦敵實策下所司議行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祀天不可緩不聽又以歲久旱陳五行變沴之應直劾馬士英蠱罔悞國狀王怒議辟之廷臣交章爭救明年出爲蘇松兵備僉事未赴南都破宸荃歸與同邑江上僉事馮元鷹起兵迎魯王監國擢右僉都御史督師營於盛嶺軍容整肅屢閉亾銖毫擾尋進

兵部左侍郎兼副都御史督師如故方國安師潰劫監國以行監國得脫宸荃亟見監國慟曰事迫矣昔宋高宗繇大浹口出海仍引而南展轉牡礪灘金鰲間請循剡山詣海門庶天獲悔禍協金鰲吉識乃扈監國航海丁亥至長垣進工部尚書師師深入所在應響福州屬縣皆下之惟省城未下欲再出師爲鄭彩所妬明年進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加太保又明年閩地盡失宸荃扈監國駐舟山脩城築敵樓練水師列巨舶東南水門外又聯絡玉環金塘沈家門以聚穀秣時監國起故大學士張肯堂輔政宸荃以肯堂耆德宿望讓爲首揆

辛卯八月間

大兵由三道出將攻舟山定西侯張名振議奉監國親
搗吳淞以爲舟山牽制宸荃不可名振曰蛟關天險一
軍拒之必不能猝渡乃強宸荃同行甫發

大兵乘天大霧而渡蕩伯阮進戰死舟山遂破宸荃
聞之頗咎名振恃險輕出以致敗名振無以應明年正
月扈監國至中左所尋居金門宸荃艤舟南日山遭颶
風沒於海其父茂脩家居當事齟齬之茂脩亦強直不
能加害宸荃每思親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莫不憐之
後茂脩卒於家宸荃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宸莖在南都請守藩籬以固堂奧尙屬空言在海上攻克州縣幾幾乎有實效矣柰何鄭彩專政嫉其所爲不克復振悲夫在昔文信國提孤軍角逐於萬死一生之中空坑之敗其進止固得自由未有一切大臣聽命於武夫不得一置可否而卒以敗亡言之可爲浩歎者也其沒於海也或曰名振覆舟沈之以弭謗傳聞異辭矣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師事都御史劉宗周有

學行崇禎四年成進士由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疏言
陛下洞照羣情有先事爲察之哲鈴東百辟有以力勝
殘之威登咸三五有其臣莫及之聖台聖意者爲忠良
出睿算者無改變求治愈急而愈遠惟語默動靜之間
日求放心以周孔仁義爲必當遵以管商富強爲必當
黜以臣鄰吁咈爲必不可厭以億兆耳目爲必不可欺
謹喜怒之端灼善惡之別則太平可致報聞溫體仁力
援王應熊入閣廷推閣臣應熊以望輕不與帝特命入
閣輔政正宸上言應熊見擯廷推何緣特簡今事因多
擾變以刻成綜核傷察宜存渾厚柰何復使很傲之人

與贊平明之治哉應熊爲人強復自張縱橫爲習小才
足以覆短小辯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圖
去善良報復恩讐混淆毀譽况狼籍封靡倫於市行願
收還成命別選忠良且訛言謂左右先容由他途以進
使天下之人薰心捷足之徒馳騁而起爲聖德累不小
帝大怒下獄拷訊御史米助國金光宸龔廷獻給事中
范淑泰吳麟徵傅朝佑論救皆不聽竟削籍歸九年冬
有詔起廢召補戶科給事中正宸因言起廢旨屢下而
與臣同列名若詞臣劉必達楊世芳等已死乞勅所司
連舉帝納之又上言方今大臣持祿養驕刻深難犯揣

摩宮府張設瓜牙知護一官小臣習爲恬默冀以自定
盱豫邀求隨機觀望知護一身通國臣僚盡爲聲名利
祿無一人爲陛下者陛下以孤危之身居臣民之上受
人欺給鬻兆百出臣竊傷心語皆風體仁十一年五月
藥廠災壞公私廬舍無算正宸言火於五德爲禮禮教
不脩火災乃見陛下臨御初未以沽名市德疑大臣頃
大臣救鄭三俊錢謙益忽爲是言是一無禮也史堃下
吏疏辨抵稱時局思籍衆口文一無禮也朝廷每一番
令甲輒增一番私營如吏部郎張樞芳以不謹被黜巧
借城工復職非陳啟新任怨抄參則考功之法可以金

錢贖矣又一無禮也災異頻仍聖心憂憫而戶部王事
李鳳鳴謂善言不可退災星亦一無禮也帝是其言時
厰衛務羅織人罪而巡捕武弁從而效之正宸言京師
死刑視四方獨多其決處視四方又獨速請申飭厰衛
巡捕官帝令司巡捕者回奏氣勢少衰十四年屢遷吏
科都給事中周延儒再相中外仰望丰采而門多雜賓
正宸其門生也獨不肯附會十五年正旦朝會帝進延
儒等揖之待以師傅禮正宸因言陛下隆禮閣臣閣臣
宜積誠以格君心不與中官作緣不憑恩怨起見不以
寵利居成功不以爵祿私親暱語皆風延儒及宣大缺

總督延儒欲用宣府巡撫江禹緒正宸持不可吏部希延儒旨用之正宸復劾其行賄事帝不納延儒欲起江陵知縣史調元正宸止之延儒再召頗得馮銓力欲以守涿功復其冠帶正宸與金光宸力爭事遂寢尋詆兵部尚書陳新甲奸邪薦李繼貞李邦華史可法孫傳庭可代及松山師覆請先正中樞破壞之律然後正行間失陷之條新甲遂獲罪既而會推閣臣失帝意謫成均州福王立召復故官疏請亟檄四鎮分渡河淮與江北山東協力互爲聲援且請縞素率師駐蹕淮上時不能用內傳張有譽爲戶部尚書正宸以有譽雖有望而中

旨不宜出抗疏力爭有譽卒以廷推用魏國公徐宏基等公疏薦張捷命下部議并議前戶部主事鄒之麟前御史張孫振劉光斗起用正宸分別論諸人稍寬捷而力詆之麟孫振光斗馬士英不悅擬論詰責回奏上獲免尋以安遠侯柳祚昌薦起用阮大鍼正宸又力爭且曰朝廷如此舉動邸報流傳見臣姓名尙挂仕版必相顧駭愕謂負掖垣職掌萬死何辭乞先放臣歸里士英等忌正宸居言路遂用爲大理寺丞已見國事日非請假歸南都破同里諸生鄭遵謙起兵諸紳士皆不應遵謙見正宸曰願先生出共治軍事事無不濟正宸曰此

先師屬望於熊給事也予何敢後乃出諸紳士亦出正
宸募兵另爲一軍迎魯王監國擢僉都御史督師營於
龍王堂盛嶺之間已而無餉乃散軍遷吏部左侍郎署
部事時田仰作奸謝三賓賂外戚張國俊得禮部尙書
驟入閣正宸爭之田仰若弗聞焉者正宸憤甚遂不視
事乞歸田不許江上師潰正宸溺水不死自磬不不死
棄家爲僧不知所之

外史曰正宸正色立朝以親君子遠小人爲立國之基
不以小朝廷少有寬假故與羣小爭射斷斷猶冀稍延
國命而無如北都有溫王南都有馬阮東浙有田謝欲

有爲於其間得乎卒以高蹈不返亦夷齊箕子之儔歟
于頴字頑長號瀛九金壇人崇禎四年成進士累官工
部員外郎出知順德府調西安府罷歸尋復起工部郎
中出知紹興府有功水利循聲大著事左都御史劉宗
周執弟子禮甚恭福王立遷分巡寧紹台道南都破馬
士英以太后至浙宗周泣謂頴曰事乃至此若非斬士
英無以收旣潰之人心時潞王在杭州頴再上疏請誅
士英不報宗周曰明府竟申大義於天下可矣頴自以
外臣未敢擅殺不果行潞王定議降頴與宗周渡江而
東宗周絕食頴亦入雲門山中觀變會諸生鄭遵謙起

兵遣人迎頴頴馳至望城哭城中人曰于公來吾事濟矣初頴密使指揮朱壽宜朱兆憲募兵是日各帥師至而副將劉穆募兵五百至參將郭維翰都司金裕募兵五百至守備許耀祖以官兵五百至指揮武經國募兵六百至員外郎來方煒推官來集之亦各以兵至頴以小舟之蕭山新署知縣陳瀛出謁頴執之

大兵之使以榜至頴又執之鳴鼓會衆誓於都亭時閏六月十三日也魯王監國駐紹興擢按察使行巡撫事進僉都御史督師頴軍營於漁浦以百人夜赴固陵前遣諸生莊則敬等以江船百餘艘至

大兵在西岸未之知也。頽兵無甲，乃借絮衣於固陵之民，各一衝潮徑渡。蕭人沈振東爲之導，盡驅西岸之船而東至中流。

大兵知之，則無所得。船頽軍上東岸，遂畫錢塘江而守。一軍扼潭頭，一軍扼橋司，一軍扼海門，一軍扼七條沙。大兵拽內河船百餘於江，又札木排填土，擬東渡。頽復遣陳勝等破其舟，會風大作，木排亦飄散。頽謂諸將曰：「杭州已有重兵，攻之不易，莫若於下流由橋司入海寧，出海鹽以通太湖。上流由潭頭入富陽，通餘杭，以扼獨松關。昨聞海寧兵已起，而富陽道梗，不可坐視。時新署

知縣郎斗金守富陽頴遣劉穆夜襲之遂通餘杭之道
故餘杭知縣邛若濬與瓶窰前副將姚志卓來會劉穆
駐師清風亭以爲援

大兵突至破富陽義士劉肇勳等死之王宗茂阮維新
等力戰頴自漁浦渡江救之富陽復定武寧侯王之仁
惡頴一日會於潭頭語次之仁拔劍擬頴馬士英以身
蔽得免頴三疏辭官不許已而聞

大兵且自海道至頴乃移營於三江口頴連疏陳危急
而江上師潰監國航海頴扈從不及由海道還里黃冠
杜門不出而卒方燁蕭山人天啟五年成進士授驗封

主事崇禎十年東廠獲一男子爲福寧巡道會櫻行賄
謀遷職詞連方燦帝怒下獄得雪復故官陞員外郎監
國進太僕少卿集之字元成方燦從弟崇禎十三年成
進士授安慶推官安慶受張獻忠蹂躪集之苦心調劑
左良玉兵下遠近震恐集之支持得所安慶得無恙福
王立遷職方主事監國擢兵科給事中志卓字子求錢
塘人省城降志卓與臨清知州金堡及張起芬方元章
起兵破餘杭餘杭不守復會潁軍破富陽八月會督師
大學士張國維克於潛十二月

大兵圍之元章戰死起芬被執死志卓敗走監國授志

卓左都督進封仁武伯命守分水堡入閩唐王遙授志
卓官亦如監國之命堡請勅印聯絡江上義師堡至江
上方國安執之志卓乃求救於太僕少卿陳潛夫潛夫
謂國安曰堡與志卓起義建功人所共知且許其迎家
屬渡江今胡乃爾國安曰閩中鄭芝龍有書來必欲殺
之耳蓋堡入閩勸唐王棄閩幸楚謂芝龍不可恃也遂
爲芝龍所惡國安因出芝龍書示潛夫且云我縱其去
勿入閩若入閩我必追殺之不然無以取信於芝龍也
潛夫出以告志卓志卓告堡堡曰我必入閩繳勅印遂
行明年監國命志卓出廣德接平伯陳萬良於浙西

其議甚迂志卓未行而江上師潰十月志卓破江山
大兵擊之兵敗遁入處州十一月出玉山其兄志元被
執死志卓得脫乃入海丁亥朝監國於長垣募兵於閩
還入山寨遷徙無常其後軍容復振甲午夏復入海攻
崇明不克死之起芬監國授都督元章授副總兵起芬
被執至錢塘懸之樹間射殺之起芬未嘗讀書臨刑有
句云頭能過鐵身方顯死不封泥骨亦香人咸異之
外史曰頴守紹興及兵備浙東政事厯厯可考而遺愛
尤在水利至畫江而守正兵爲方玉義兵爲孫熊數家
頴以守土臣參處其閒悉力支柱幾遭不測之禍矣已

亥海師入江京口失守士大夫雲集其營願獨避之山中
噫亦知時事之不可爲矣

傳第二

魯之春秋卷五

海鹽李

閣臣

方逢年

宋之普等

馬思理

劉海

張肯堂

蘇兆人

朱繼祚

林眉等

劉中藻

連琪

明太祖罷丞相政歸於部而以學士備顧問成祖簡翰林直文淵閣參預機務有歷升至大學士者然內外章奏宸斷居多開以咨訪方効裁決仁宗嗣位殿閣諸大學士皆晉尚書保傅品位既崇與六尚書埒而政胥閣

票其權獨尊世宗時赫然廢制六部特不居丞相名耳
然終明之世國家治亂政事得失皆係宰輔賢邪可不
慎哉浙東閣臣關葑驟直幸有督師於外者死國難不
然綸閣真穢地矣顧自江上師潰以後雖攻克郡邑不
下三十餘城而以海水爲金湯舟楫爲宮殿處陸者惟
舟山二年海船中最苦於水清晨洗沐不過一盞艙大
週身穴而下兩人側臥仍蓋所下之穴無異處棺中也
御舟稍大名河船其頂爲朝房諸閣臣議事在焉落日
狂瀆君臣相對亂礁窮島衣冠聚談是故金鼇橘火零
丁飄絮有未罄其形容也直閣者之死靡他有文信國

之志矣作閣臣傳第二

方逢年字書田號獅巒遂安人天啟二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編修四年典湖廣鄉試發策有巨壘大壘語魏忠賢大怒貶三秩調外御史徐復陽希指劾之削籍爲民崇禎初起原官累遷右庶子充經筵講官七年擢南京祭酒召爲少詹事進禮部右侍郎充重脩光熹二宗實錄副總裁十一年詔廷臣舉邊才逢年以汪喬年應未幾擢禮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輔政其冬刑科奏摘參未完疏逢年以犯贓私者人亾產絕瓜蔓親戚遂輕擬以上而帝意欲罪刑部尙書劉之鳳責逢年疎忽逢

年引罪卽罷歸福王時起原官不應召魯王監國遣司
禮監陳進忠行人顧朱三召之始應命拜文淵閣大學
士方國安與督師朱大典爭餉致構兵逢年遣子成邦
往解之唐王立於閩改置浙東官吏逢年遺閣部黃道
周書曰監國首建義旅於越一隅奪自敵手約均高皇
帝子孫成功者王宜先大義而後私圖若江東不守仙
霞嶺豈一丸不可封哉唐王乃召還官吏遣使陸清原
賫銀十萬助軍勅稱皇太姪監國魯王授逢年行在大
學士馬士英在國安營謀入朝諸臣共詆拒士英嗾國
安疏參聞有黃道周浙有方逢年皆東林遺黨表裏誤

國將爲閩浙患逢年五疏乞休慰留之監國航海逢年追扈不及與國安走台州欲入閩道遇

大兵逢年急入善法寺將自縊被執與國安同降又以蠟書上唐王言兵且至宜早爲備及延平破搜得其蠟書通閩狀與國安同棄市監國至越首先入閣者爲宋之舊之普以望輕乃起逢年八月田仰入十月陳盟入十二月謝三賓入之普沂州人崇禎元年進士官給事中疏劾同官袁愷帝從其言又順謝陞指訐奏同官詹譽卿把持朝政譽卿遂削籍由是士論薄之監國擢東閣大學士司票擬未幾謝事去仰廬陵人萬曆四十一

年進士福王時官右僉都御史巡撫淮南阿附馬士英
南都破浮海至越潛通內侍遂與逢年同輔政加東閣
大學士盟字雪灘富順人與逢年同年成進士選庶吉
士改編修福王時擢少詹事進吏部右侍郎太僕少卿
馬紹愉陞見語及陳新甲主款事王曰如此新甲當卹
廷臣無應者獨盟對曰可因命予卹且追罪嘗劾新甲
者給事中陳子龍李清交章力辨事獲已南都破盟走
越監國拜東閣大學士督師熊汝霖請援平伯陳萬
良爲人所阻盟助汝霖力請乃復議別遣舟山石浦之
兵由海道進又令仁武伯姚志卓出廣德其議甚迂綏

未行而江上破盟無家可歸削髮爲僧不知所之三賓
鄞縣人天啟五年進士崇禎中官御史加太僕少卿歸
大兵下杭州三賓先降及督師錢肅樂起兵總兵王之
仁反旆欲殺之以祭纛三賓哀跪階下請助餉乃赦後
田仰與外戚張國俊及內侍表裏爲奸三賓陰行賄賂
得禮部尙書驟加東閣大學士江上破三賓與之普仰
及尙書蘇壯同降壯濮州人崇禎四年進士累官河南
分守道以守汴功進秩賜銀幣監國授刑部尙書

外史曰之普與仰及三賓在思陵時或阿附奸臣或隱
匿賊贖其卑鄙有不足道者若逢年負盛名於當時不

謂末路亦若斯雖欲希踵陳盟有不可得者君子所以貴晚節也

馬思理字達生長樂人天啟二年成進士授烏程知縣下車卽與民約催科給單遞比歷各鄉宣諭示勸懲新學宮葺橋梁纂邑乘百廢具舉歲存饑拮据荒政多方蠲賑日以窮民爲念崇禎初擢給事中三年十一月賊陷河曲由總兵王國樑誤發砲官兵自亂思理疏請斬國樑并遇賊先逃之參將李春方以肅軍紀報聞尋坐事下吏左都御史陳于廷疏救之歷陞左通政諸生涂仲吉之救黃道周也帝下之詔獄掌錦衣衛者謂思理

庇仲吉致獄愆期帝怒并思理下吏罪遣戍十七年副
都御史施邦耀爲思理訟寃請召用詔未下而京師陷
福王立復原官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丁亥十月召拜
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尙書與熊汝霖同參機務明年正
月汝霖爲鄭彩所害思理爲首輔十月卒於位賜祭葬
謚忠宣監國至長垣入閣者丁亥正月熊汝霖入十月
思理入明年五月錢肅樂入又明年思理肅樂卒沈宸
荃劉沂春同入汝霖肅樂宸荃自有傳沂春思理同邑
人崇禎七年進士授烏程知縣歷陞刑部郎中與尙書
徐石麟定給事中姜埰罪帝責以徇情劾法令對狀乃

奪職福王時復故官南京破起兵湖州不克歸唐王擢
太僕卿唐王敗監國至閩擢右副都御史歷禮部侍郎
進東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監國次舟山沂春謝事遂
還閩以遺民終思理

國朝

賜諡節愍

外史曰思理沂春皆以不肯傾害君子以獲罪其後不
肯置君國於膜外其心良苦矣思理之心文山之心也
沂春之心疊山之心也

張肯堂字載寧號鯢淵華亭人天啟五年成進士授濟

縣知縣弭盜安民大著聲績崇禎七年擢御史明年春
賊陷鳳陽條上滅賊五事俄以皇陵震驚疏責輔臣不
宜作秦越之視又糾大學士王應熊帝亦不問出按福
建數以平寇功受賚還朝掌河南道疏言監司營競紛
紜意有所就則保留意所欲避則易地借才今歲燕秦
明歲閩粵道路往返動經數千程限稽留多踰數月加
一番更移輒加一番擾害帝是其言十二年疏言裁練
之法當以屯實練如欲求練總練備之官先於衛所世
弁求之而卽屬以清核本屯之任欲得兵卒卽於衛所
官軍餘子中選之而卽令補其久虛之伍欲求兵餉宜

盡查各衛所軍產原額復之而卽課以開墾之事舉一
練務卽可復一屯職選一新兵卽可還一舊餉河北山
東土地相錯一方奏効餘可迎刃辦也下所司議十月
楊嗣昌出督師逮熊文燦肯堂疏言文燦喪師辱國今
輔臣出賊又必以撫乞憐而失事諸臣冀掩從前敗局
必多方熒惑仍進撫議請特申一令專務勦除有進招
撫說者立置重典奉旨詰責十四年言嗣昌受事且二
年賊勢日橫宜解其權疏入而嗣昌已死十二月復言
今討賊不可謂無人巡撫之外更有撫治總督之上又
有督師位號雖殊事權無別今楚自報捷豫自報敗甚

至南陽失守禍中宗藩督師職掌安在試問今督師者
將居中而運以發蹤指示爲功乎抑分賊而辦以焦頭
爛額爲 乎今爲秦保二督者將兼顧提封相爲犄角
之勢乎抑遇賊追勦專提出境之師乎今爲撫者將一
稟督師之令進退惟其指揮乎抑兼視賊勢之急戰守
可以擇利乎凡此肯綮一切置不問中樞冥冥而決諸
臣憤憤而任至失地喪師中樞糾督師撫以自解督撫
又互相委以謝愆而疆事不可問矣下所司詳議當是
時帝憂勞急於求治城邑屢破荒殘之地逋稅至數十
萬征輸愈迫流亡愈多歲大稔二京山東西河南陝西

等處人相食大吏以餉匱乏故令有司催科如故肯堂
疏言天災可畏宜行寬大之詔今求必不可得之糧以
法從事弱者轉死溝壑强者嘯聚山林是驅之爲盜也
請捐逋欠招流亡赦過誤開自新庶幾可以挽回天意
會召舊輔周延儒肯堂面陳要務延儒一捐糧五百餘
萬清寃獄以千計皆肯堂之力十六年請召還建言遣
謫諸臣乃復給事李清等四人肯堂遷大理寺丞旋擢
右僉都御史巡撫福建時調師赴登需餉七萬肯堂陛
辭面奏言恐力難猝任大學士黃景昉助肯堂請分其
半於粵至閩總兵鄭芝龍跋扈招大盜五十餘人報肯

堂欲爲標下用肯堂曰勦盜元戎職也未有朝命而擅受降則不可奏聞得嚴旨悉斬之芝龍惡之京師陷福王稱制肯堂遣副將周之蕃帥師入衛詔書獎諭汀州閩王豬婆營盤踞簾子洞南贛巡撫李永茂告急肯堂征之招撫數百人南都破總兵鄭鴻逵奉唐王至肯堂具啟迎之唐王復書云兩京淪沒陵寢暴露懷枕戈復仇之志而無其地流離蹈海幾作波臣惟天南一片地先生保障以待中興高皇帝在天之靈實式憑之唐王至閩芝龍意頗猶豫而以其弟鴻逵所近勉就約六月唐王稱監國七月稱制進肯堂副都御史再進左都御

史巡撫如故肯堂面陳恢復計並言馬士英姦狀又棄
主而逃今聞其在浙法所不赦唐王卽詔發士英罪士
英叩關自理七疏皆不納而芝龍力爲之請詔令恢復
杭州始爲申雪芝龍益惡之唐王臨朝會后垂簾共聽
政肯堂疏言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善之德助成王業
然皆宮闈默爲贊助若垂簾之制非聖世所宜不可以
示遠人疏入會后恚唐王遂疎焉肯堂日勸唐王親征
復爲芝龍所惡芝龍以其私人爲巡撫奪其兵而以翌
戴功進肯堂太子少師吏部尙書仍兼左都御史又令
總理留務造器轉餉八月遣監臨秋試益外之也尋詔

肯堂專學都察院事以曾櫻爲吏部尙書丙戌正月肯堂累疏請兵詔加少保兼戶部工部尙書總制北征賜劍撫鎮以下許便宜從事然不過空言初肯堂孫茂滋家居肯堂遣客汝應元奉茂滋來聞應元至值松江兵起應元發家財助軍肯堂奏聞唐王授應元御旗總兵官至是福州推官徐孚遠以松江兵敗浮海至而茂滋與應元亦至皆言松江雖事不克而敗卒猶相觀望儻有招之者可一呼而集肯堂乃又請唐王親征由浙東而已以舟師由海道抵松江招諸軍爲犄角禮部尙書曹學佺力贊之謂微天之幸在此一舉乃捐餉一萬以

速行肯堂奏請徐孚遠朱永佑趙玉成爲監軍又請故蘇州推官周之夔同行之夔舊與東林有隙至是家居起兵報國甚勇且熟海道故肯堂用之而以平海將軍周鶴芝爲前軍定洋將軍辛一根爲中軍樓船將軍林習爲後軍詔進肯堂大學士行有日矣芝龍密疏止之以郭必昌將步卒先肯堂發而令待命島上必昌受命遂不出三關一坂肯堂待島上半載六月復下督師之命而軍資器械并餉三萬已爲芝龍所取肯堂自募得六千人七月聞唐王幸贛州後聞被執肯堂痛哭誓不欲生會周鶴芝軍至勸肯堂振旅以爲後圖肯堂入其

軍遂謀出師破海口諸城海口破肯堂入舟山總兵黃斌卿外致隆禮館於參將故署而肯堂所言弗用也初魯王監國至舟山斌卿不納己丑監國次健跳乏食定西侯張名振等告急斌卿不應肯堂力勸斌卿奉迎斌卿不聽諸將問罪斌卿斌卿兵累敗乃求救於肯堂肯堂爲之上章待罪請使之改心事君名振等不可遂殺斌卿監國駐舟山以肯堂爲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加太僕肯堂虛所居邸以爲行在大學士沈宸荃讓肯堂爲首揆肯堂請以明年庚寅復改爲監國元年許之舟山人有請納女於監國者肯堂聞其已嘗許嫁於

人疏諫卻之明年周瑞周鶴芝有隙肯堂解之而不能
得又明年名振殺王朝先肯堂力解之而又不能得國
事盡歸名振肯堂亦不得有所預八月名振奉監國搗
吳淞肯堂留守

大兵乘天霧集螺頭門蕩湖伯阮進戰死肯堂與安洋
將軍劉世勳堅守十餘日城破先一夕禮部尙書吳鍾
巒至約肯堂殉國肯堂作永訣詞曰虛名廿載誤塵寰
晚節空愁學圃閒難賦歸來如靖節聊歌正氣續文山
君恩未報徒長恨臣道無虧在克艱畱與千秋青史筆
衣冠二字莫輕刪及晨肯堂衣蟒玉南向坐雪交亭令

家屬先死撫其孫茂滋曰汝不可死其速去肯堂方自
縊或報儀制主事蘇兆人縊廡下矣肯堂急呼酒酌之
曰君少待我乃復縊於亭之中樑時九月初二日也茂
滋狂號不去中軍林志燦林桂掖之行甫出門而亂兵
集茂滋脫走志燦桂以格鬪死守備吳士俊家人張俊
彭歡皆絕脰死茂滋尋被執至蘄鄞人救之得免汝應
元已爲僧至軍中乞收葬故主主將亦義而許之雪交
亭者植一梅一梨其花開時常相接因以名亭肯堂讀
書處也兆人字寅侯吳江諸生少師事肯堂南都破亡
命海上至舟山肯堂薦之監國授中書舍人尋進儀制

主事嘗謂肯堂曰先生他日必死國事兆人當爲先驅
至是賦絕命詞曰保髮千鈞力扶明一先生孤忠惟自
許義重此身輕書之衣上拜肯堂曰兆人行矣卽縊死
肯堂

國朝

賜謚忠穆兆人

賜謚節愍

外史曰肯堂於國命數絕之後而入閣縱有經天緯地
之才亦無如之何也而况當黃斌卿張名振王朝先阮
進虎爭之際公卿危於朝露顛以至誠宿望調劑其間

嘗作寓生亭記曰張子以視師之役航海就黃侯虎癡
於癡翁侯館予參戎之署中有舊池臺焉張子葺治
之踰兩春秋稍成緒忽自咎曰余何人也茲何時也不
養運臂之神而反躬灌園之事余其有狂疾哉偶讀本
草寓生之木一名續斷則又撫然歎曰有是哉是木之
類予也夫是木之植本也不土而滋有似於丈夫之志
四方其附物也匪膠而固有似於君子之交有是哉是
木之類予也雖然是木之自託其生也甚微而利天下
之生也甚溥予安能比於斯木哉予也生世寡諧而姓
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榿栲栳柏之大

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擁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至戴箠三傾繁曦再晷疆孤撐而羣撼之螿先登而下射之浸假而朝宁之上荆棘生焉予因爲溝斷浸假而棄置之餘風波作焉予因爲梗飄浸假而師旅之湯火蹈焉余因爲槎泛斯時身萍世絮命葉愁山直委此七尺以幾幸於死之得所而吾事畢矣寧計海上有島島中有廬廬傍有圃又有地主如黃侯舍蓋公堂下孺子榻乎夫旣適然遇之則亦適然遇之而已聞之三宿桑下竺乾氏所訶而郭林宗逆旅一宿無間焚埽予嘗校其意趣以爲竺先生似伯夷蓋視天下無寓非累而是

處欲祛之者也郭先生似柳下惠蓋視天下無寓非適而是處欲安之者也今予將空無生之累以就有道之安則文山之牽舟住岸其視易京郿塢將孰險孰夷耶彼共榮悴於同臭之根而保貞萎於特生之幹亦若是則已矣若夫死不徒死必有補於綱常生不徒生必有裨於名教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予方以此自期世亦以此相責非茲言所能槩也然而感慨係之矣讀此令人黯然神傷零丁惶恐之情形如在目前其後抗守彈丸闔門自盡可謂能擔荷萬古綱常千秋名教矣至兆人若惟恐其不死而以身先之較之祭文山者

其用心更苦

朱繼祚字立望莆田人萬曆四十七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改編脩天啟中與脩三朝要典尋罷去崇禎初復原官歷中允諭德庶子少詹九年冬拜禮部右侍郎明年充實錄副總裁給事中葛樞言繼祚嘗纂要典得罪清議不可總裁國史不聽繼祚旋謝病去十二年秋起南京禮部尚書明年九月南京地震疏請勅臣工脩省從之又以人言罷去福王時起故官協理詹事府未赴而南京破唐王召爲東閣大學士從至汀州事敗繼祚奔還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復起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加太子太保戊子正月命與同安伯楊耿攻興化守
城爲分巡道彭遇颺故福王時御史命其守將出戰遇
颺登陴立大明赤幟守將不敢入遇颺以城降監國命
繼祚督師鎮興化營於莆田三月莆田破繼祚作絕命
詞與給事林胤知縣都廷諫並死之其詞曰嗟予生兮
不辰逢慘禍兮攫身乾坤崩墮兮陸海爲塵日星掩曜
兮萬象沈淪人誰無死兮鴻毛秦嶽惟其所處兮殤延
彭促旦夕畢命兮去將安之夫妻子毋兮不得相依上
告蒼天兮鑒此微詞雖爲齏粉兮甘之如飴千秋萬古
兮誰其予知與化俱徂兮於呼噫嘻胤字小眉號樂齋

繼祚同邑人崇禎十六年進士授吳江知縣蘇州失歸
里唐王擢精膳員外郎唐王敗監國召爲吏科都給事
中命監繼祚軍自縊死廷諫杭州人監國授莆田知縣
繼祚

國朝

賜諡忠節眉廷諫俱

賜諡忠愍

外史曰繼祚以預脩要典爲人口實屢起屢躓不克發
其忠君愛國之隱念及乎國命數絕之後猶思收悍將
降臣以圖復燃難矣然而僚采同心視死如歸則節烈

又凜然千古也哉

劉中藻字薦叔號洞山福安人少有志操以忠義自奮
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行人京師陷中藻薙髮爲僧深
匿不出被獲抗言願回籍備受榜掠賊敗南還唐王召
補兵科給事中奉使頒詔至浙魯王監國不受還召對
稱旨加太僕少卿奉勅任處州贊襄誠意伯劉孔昭巡
撫黃鳴駿等軍務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溫處二府處
州多山其地多苧蓆菁蓆茶蓆諸種皆稱精悍善鬪中
藻練爲一旅温州旱飢唐王發恤民庫銀五千兩命中
藻賑濟唐王敗中藻乃入山聞監國入閩次長垣中藻

起兵應之克慶元龍泉松溪政和等縣十月慶元破中
藻帥師入福安攻福寧守將涂登華固守不下大學士
錢肅樂移書說之登華卽解甲詣鄭彩營門請降監國
拜中藻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尙書督師駐福安命兵
部侍郎李向中爲監軍中藻部下多不戢海上謠曰長
髯總兵黥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
且死向中言於中藻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中藻曰是
監軍之任也向中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斬之中軍求救
於中藻中藻爲之請乃釋之自是軍士始整肅初福寧
之降也鄭彩欲使私人守之中藻不可由此有隙監國

使大學士沈宸荃解之彩不聽反掠其地

大兵乘其隙攻城中藻善治兵能以寡敵衆激發忠義
累戰累勝殺傷四五千人

大兵乃退戊子十月

大兵循城十里擲濠樹柵圍之使中藻不得出戰以困
之邑人連琪帥師赴援

大兵襲之琪戰死明年四月中藻食盡城乃破中藻冠
帶坐堂上爲文自祭吞金屑死部將董尙等同死者四
百人固守凡六月琪監國至閩授職方主事中藻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自

王師南下所向不血刃其堅守而不遽下者唯贛與金華及江陰涇縣耳中藻固守六月多所夷傷於二京有光焉

傳第三

魯之春秋卷八

海鹽李聿求學

列卿

余煌

陳函輝

徐人龍

王思任 朱兆柏等

吳鍾巒

子福之等

李向中 子善騰等

朱永佑

林學舞等

盧若騰 林正亨等

自洪武十三年不置中書省政歸於部以尙書任天下務則部權重也迨洪宣以後閣權漸重於是閣部有爭持之勢然大政大典宰臣列卿協力以維其正及其季

部議閣見背馳以營其私天下事已不可爲矣至若魯
王時武臣爲政列卿亦無所措其手足惟憑此匪石不
轉之心延一線之殘喘者余煌陳函輝吳鍾巒李向中
朱永佑盧若騰屈指六人江上師潰煌與函輝首先殉
節鍾巒以下四人在閩不與難其後次第致命鍾巒以
自焚死向中永佑以被執死若騰走海上以野死所謂
城亡與亡誠斗極也其他諸臣或云不食死或云憤懣
死要皆不失首陽之義云作列卿傳第三

余煌字武貞會稽人天啟五年賜進士第一人授脩撰
與脩三朝要典以內艱歸崇禎初起左中允歷左諭德

右庶子充經筵講官十二年正月疏陳時弊言是非不實職掌不專名分不肅賞罰不靈帝採納之給事中韓源劾禮部侍郎吳士元及詆庶子華琪芳與煌以三人與脩要典宜斥帝以諸臣各有本末置不問煌疏辯言臣之本末鑒在聖明臣寃已白更復何言願臣名節所繫有不能已於言者纂脩之始不過就尙書張問達彙刻之書稍爲裁節迨正副總裁互加筆削屢呈屢駁愈改愈詳非復臣等所寓目及逆黨劉志選有要典功罪一疏請增入忠賢名臣等力爭由此得罪詰臣等以隱漏責臣等以抗違同事諸臣貶斥相繼臣以剪桐之役

引退還鄉始免竄逐臣纂脩始末甚明故十餘年閒吹
垢索瘢不遺餘力未嘗有加於臣使果有纖瑕可摘已
在放流之列何待今日哉帝溫旨慰諭會歲頻旱饑迫
稅久蠲有司附徵如故煌於經筵時極言之時國計大
絀戶部尙書程國祥請借京城房租煌上疏爭曰房租
一事苟有濟於急需亦何傷於搜括然所得無幾而追
呼之擾已遍九達是軍需不過涓滴民困已不聊生誰
實籌之出此下策語云足寒傷心民怨傷國輦轂生靈
而可使至此耶不納請歸省賚銀幣丁外艱服除久不
起魯王監國起禮部右侍郎進戶部尙書未幾大學士

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鬪煌冒鋒鏑往解
始散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當是時諸臣競營高爵
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紛尺土未復戰
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
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享請廕則當
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光烈未昭時以爲
名言明年以武將橫甚無渡江意命督師張國維西征
改煌兵部尙書代國維督師營於江上方國安師潰劫
監國以行煌馳至紹興有欲據城抗拒者煌以爲徒害
生民不可大開諸門使居民盡出之六月二日賦絕命

詞按渡東橋下舟人拯起之居二日復投水浮水面猶未死曰忠臣不易爲也復奮力自沈乃死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余聞煌事親孝登第後猶俯伏受杖其至性有過人者及其大節卓然可謂移孝作忠矣嗟乎明季進士第一人賢不肖不可縷指其死難者惟煌與劉理須劉同升三人其以維持名節豈淺鮮哉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椒台州臨海人母應氏夢寒山子至家而生故又號小寒山子崇禎七年成進士授靖江

知縣以文章飾吏治開月河八十八里直達揚州水利以興好交遊嗜詩酒爲御史左光先所惡劾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譙飲何害於治吾聞之君子志其大者遠者御史劾吾小過借以立威耳後大討光先復誣以贓削籍十三年起故官奉旨視師海上渠魁就擒擢兵部科給事中又爲忌者所抑罷官歸京師陷慟哭刑牲誓衆倡義會福王立不許草澤勤王乃已尋起職方主事監江北軍事南都破歸時魯王駐台州函輝與王藩邸有舊函輝謁王曰國統再

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恥繼統於是乎在王盍圖
之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尙何冀
乎大事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
江環以大海士民忠義奮勇勾踐所以擒吳稱霸王苟
起事足以立國臣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
帝而下以盡忠於王會兵部尙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
迎玉函輝亦起兵臨海與參政柯夏卿衛王至紹興監
國擢函輝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函輝旣留中調度其兵
莫屬乃請於監國以所部授都督僉事張廷綬領之鎮
台州海門迨受函輝節度未幾或言函輝昔被計典不

宜侍左右遂棄官歸尋復召爲禮部右侍郎進尙書兼
理兵部事時方國安日事爭餉義兵且散函輝歎曰大
事去矣無種蠶之材而有蠶同之伎何以能久明年江
上師潰從監國出亡半道阻兵與監國相失返台州哭
入雲峰山擇六月庚寅日死自序小寒山子年譜作自
祭文雲峰山埋骨記及親友詩書數百函屆期作絕命
詞六言八章曰生爲大明之人死爲大明之鬼笑指白
雲深處蕭然一無所累子房始終爲韓穆叔生死爲魯
赤松千古成名黃蘗甘心獨苦父母恩無可報妻兒面
不能親落日樵夫湖上應憐故國孤臣臣年五十有七

回頭萬事已畢徒慙赤手擎天惟見白虹貫日去夏六月廿七虛度一年世法但嚴心內春秋莫問人閒花甲斬盡一生情種獨留性地靈光古衲共參丈佛麻衣泣拜高皇手著遺文千卷尙存副在名山正學焚書亦出所南心史誰刪慧業降生文人此去不留隻字惟將子孝臣忠貽與世間同志從容笑語自經死

國朝

賜謚忠節

外史曰函輝以龐士元自負不肯作齷齪吏亦素所樹立耳惜乎不留身有爲竟入山而死噫不忍再見零丁

飄絮之事也

徐人龍字亮生上虞人讀書兼讀兵法萬曆四十四年成進士授工部主事使荊州權旋命督學湖南乞養歸崇禎八年起嶺北分守道人龍以贛南舊城庠隘寇屢陷乃增拓南安等五城以備不虞改蘇松兵備亂使而虔民留之詔可會郴桂賊劉新宇李荆楚等據牛矢蝦塘諸寨圍長沙攻衡州帝命兩廣江虔會楚合勦而檄人龍爲監軍時沅撫首請議撫人龍曰兵未動而遽議撫此寇之所以窺我也先勦後撫力足以死之而後得以情生之苟不先用戰而謂驟可撫者未之前聞沅撫

然其言粵督與虔撫素聞人龍知兵卽以兵事屬之人龍擢遊擊謝志良參將董大勝以恩結之令帥兵擒賊曾佟保斬以徇乃陽言楚兵將至我爲先驅但暑不興師俟秋涼進勦六月廿一日天雨夜晦冥忽下令三鼓入牛矢寨志良爲前軍大勝繼之賊不虞大潰乘勝連破四寨擒賊雷天召蔣明宇其魁劉新宇脫走三而後獲遂以七月從臨武與楚兵合大勝以偏師繼進大破三寨志良大破二寨生擒其魁劉紅鼻劉思榮等八月與粵兵合又破數寨其餘賊走羅願者願輸萬金以求撫不許會大勝還兵道經羅願人龍指授方畧破殲之

大勝以數騎追獲李荆楚於大板冲人龍撫其餘衆數
萬江虔悉乎乎由是人龍知兵之名聞天下捷聞遷武昌
道晉參政特召至京師帝以人龍能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山東忤執政楊嗣昌人龍乃乞假歸十七年特旨召
入人龍馳至淮聞京師陷福王立拜兵部尙書又忤馬
士英士英諷御史吳綸劾人龍年耄勒休魯王監國召
拜工部尙書兼兵部與興國公王之仁合營於西興人
龍欲聯絡諸營選兵出戰爲方國安馬士英所阻唐王
以武英殿大學士召不赴江上破走海上避兵越七年
卒

外史曰余聞人龍臨卒流涕曰吾頗知兵事且官兵當
國家需兵之時乃不得効死爲國家用聞者可以悲其
志矣

王思任字季重山陰人少有文名兼善詩書萬歷二十
三年成進士授興平知縣調當塗青浦二縣遷袁州推
官有能聲擢刑部主事轉工部出爲江西僉事時流寇
蔓延思任能料寇出沒作防禦計京師陷乃歸未幾南
都破福王走馬士英以黔兵奉母后至越思任上母后
疏言戰鬪之氣必發於忠憤之心忠憤之心必發於廉
恥之念事至今日人人無恥在在不憤矣所以然者南

都定位以來從不曾眞眞實實講求報雪也主上寬仁有餘剛斷不足心惑奸相馬士英援立之功將天下大計盡行交付而士英公竊太阿肆無忌憚窺上之微而有以中之上嗜飲則進醜醜上悅色則獻妖淫上喜音則進優鮑上好玩則奉古董以爲君逸臣勞而以疆場擔子一肩卸與史可法又忌其成功而決不照應之每一出朝招集無賴賣官鬻爵搜盡金錢四方狐狗輩願出其門下得一望者費至百金一登簿者費千金以至文選職方乘機打劫巡撫總督見兌卽題其餘編頭脩脚服錦橫行者不在話下矣所以然者士英獨掌朝剛

手握樞柄知利而不知害知存而不知亡朝廷篤信以至於此也茲事急矣政本閣臣可以走乎兵部尙書可以逃乎不戰不守而身擁重兵口稱護太后之駕則聖駕不當護耶一味欺蒙滿口謊說英雄所以解體豪傑所以灰心也及今猶可呼號泣召之際太后宜趨上照臨出政斷酒絕色臥薪嘗膽立斬士英之頭傳示各省以爲誤國欺君之戒仍下哀痛罪己之詔以昭悔悟則四方之人心猶可鼓又上書士英言閣下政本自由兵權獨握只知酒色逢君門牆固黨叛兵至則束手無策強敵來則先期以走以致乘輿播遷社稷爲墟謀國至

此卽喙長三尺何以自解以愚上計莫若明水一盃自
勿以謝天下則忠憤節義之士尙爾相諒無他若求全
首領亦當立解樞權授之才能之士以召英雄猶可俾
望中興如或逍遙湖上潦倒煙霞效賈似道之故轍干
古笑齒已經冷絕再不然如伯翳渡江則我越乃報仇
雪恥之邦非藏垢納汙之地職當先赴胥濤乞素車白
馬以拒閣下士英知越不能留乃至杭州魯王監國駐
紹興思任擢禮部侍郎兼詹事尋進本部尙書時議卹
殉國諸臣思任與同官議故山東道御史陳良謨贈右
副都御史謚忠貞故太子太傅東閣大學士高宏圖贈

太師謚文忠故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徐石麟贈太師謚
忠襄故左都御史劉宗周贈少師謚忠正故巡撫應天
右僉都御史邢彪佳謚忠敏少詹事侍讀學士徐汧贈
尚書謚文靖故通政司使侯峒曾贈左都御史謚忠節
故吏部郎中錢棟贈太常卿謚忠貞故吏部主事夏允
彝贈太常卿謚忠節故禮部主事黃端伯贈太僕少卿
謚忠簡故兵部主事何剛贈光祿卿謚忠毅故原任庶
吉士吳爾壘贈原官謚文愍故兵科給事中黃國琦贈
太僕少卿謚襄愍故中書舍人李待問贈尚寶少卿謚
貞愍故行人陸培贈大理右丞謚節毅故邵武同知王

道焜謚節愍故羅源知縣章簡故光祿少卿謚毅節故
靖國公黃得功贈和陽郡王謚忠武故指揮同知魯之
璵贈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謚忠武故金山衛都指揮
使侯承祖贈中軍都督府右都督謚忠烈補謚尙書朱
元爰忠定尙書楊守陟文肅監國航海思任乃入秦望
山其時與思任同官者則有朱兆柏李白春張文郁云
兆柏思任同邑人天啟五年進士累官少詹事監國召
拜吏部尙書白春字瑤圃崑山人萬曆四十四年進士
官文選主事監國召拜戶部尙書薦董守諭司餉時稱
得人後歸里杜門不出年九十餘卒文郁天台人天啟

二年進士監國召拜工部尙書

外史曰思任負僞才居官通脫自放不事名檢性好譁浪與狎客縱酒談笑大噱遇達官大吏疎放絕倒不能自禁乃指斥奸邪抑何凜凜歟

吳鍾巒字峻伯號稚山又號霞舟武進人從顧從義高攀龍講學東林年未三十卽稱人師門下李應昇其最著也以明經官光州學正至崇禎七年成進士授長興知縣與諸生講學不輟校士得錢肅樂出其房甚喜歲旱潦鍾巒緩其征稅不中額又忤奄人崔璘璘怒知府順璘指中以董語削籍周延儒再相延攬清流遣人道

意鍾巒笑曰公爲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夫延儒不悅十四年補紹興府照磨踰年移桂林推官聞京師陷絕而復蘇曰馬君常必能死節已而果然福王擢禮部主事抵南雄聞南都破唐王以原官召之遂至閩選員外郎痛陳國計鄭芝龍不悅鍾巒歎曰今日何日尙欲拒人言耶唐王將之贛州鍾巒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破遁跡海濱明年冬魯王監國至閩閩

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錢肅樂疏薦鍾巒鍾巒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御史侍郎三品以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官爵僵臥耶醫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其軍籍職方則考其勅符監國是其言陞禮部尙書原官如故兼督學政錄士之秀者入見於監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鍾巒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

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否鍾巒歎曰當此之時
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死以圖恢復成敗尙
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惟避世深山亦天下
第一等事微幸以就功名禍福全聽諸人非保身之學
也左副都御史黃宗羲在四明寨招鍾巒鍾巒答曰故
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主上所在待盡而已監國駐
舟山加太子少保監國旨有不由內閣票鍾巒正辭力
諫監國從之明年退居普陀又明年

大兵攻舟山城將破鍾巒曰昔者吾師高忠憲與吾弟
子李仲達死奄難吾諄哭之吾友馬君常死國難吾爲

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詩哭之吾子福
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此時尋一塊乾
淨土卽一旦疾病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
復渡海入城與大學士張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
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死
賦絕命詩辭曰只因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年
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妻劉氏自殺鍾癘子福之
字公介以諸生選貢入太學博覽經史尤留心經濟感
時事亟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處今亂世非將
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爲小

衷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
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
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留
心著眼以法詰誅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
有事變可以制置鍾繼深異其言後福之與李總兵及
同里任源遠徐安遠起兵於青城柵旣而移軍太湖以
應總督吳易易敗走李總兵與

大兵數戰兵敗自刎死源遠安遠被執死福之自書其
衣曰我生不辰遭此兵燹從李勤玉冒險不避血戰三
月
再舉再克全軍失利公死成仁吾亦取義

不攜小子敢附斯意遂投湖而死源遠字景山深沈有大畧郡城降見所在起兵往來諸寨求可與成事者皆不稱意喟然嘆曰天下事無可爲乎我視諸寨皆戲耳會福之起兵源遠乃與共事被執械之溧陽問官命之跪源遠曰爾非明臣見我不愧死而尙欲屈我乎問官待子年尙少盍少待諸源遠曰爾惟有待故至此余何遂待死安遠字世修亦不屈死妻楊氏妾惠香同死李總兵名字失傳鍾繼

國朝

賜謚忠烈福之

賜八忠義詞

外史曰鍾嶷嘗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
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容問其所寄其詞曰客有問
曰請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
焉應之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
子皆公忠直亮之臣皎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
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
執則如中國有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
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
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

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
削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
豢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
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
仇嗟嗟烈婦不更二夫况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
若輩之肉尙足食乎易曰小人勿用其亂邦也吾將以
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
述容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
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亡之謀人之軍軍敗則
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于石

不終日險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壘而亡於柴市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

而首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不亡則宋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乎客慨然而退讀之可以想見其志矣

李向中字豹韋號立齋鍾祥人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長興知縣奸蠹蝟叢向中廉得渠魁斃之杖下歲饑勸糴給廩以贍之調秀水禁草漕兌私贈時時爲民講禮不使僭踰居官不受一錢擢兵部車駕司主事甫行而京師陷福王立進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道調蘇松甫至而南都破向中起兵松江不克走閩唐王擢

尙寶司卿唐王敗魯王監國入閩次長垣大學士劉中藻起兵福寧招向中同朝監國擢向中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中藻開府福安向中分軍扼沙埕向中遍歷民間慰勞之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民咸德之明年

大兵攻福安向中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向中方與勦武伯章義共守沙埕而覺至向中命覺與義帥師護監國入浙次於三盤已而向中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

大兵圍之蕩湖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已而奉監國駐

舟山進本部尙書兼掌都察院左都御史加太子太保當是時諸臣寄命舟楫者日炙風饕面目黧黑獨向中白哲如故庚寅冬父之樞卒監國命向中墨纒視事舟山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不得死國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報先帝今已矣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至捕之衰纒八見

大兵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向中曰召則恐論

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翔武而出作絕命詞有血化蓂宏
碧相向燃死灰之句次日行刑者乃其舊部遂負尸投
海中長子善毓從死次子善隲與向中母傅氏妻蔣氏
有義士匿之其後歸里向中之死也得年四十一

國朝

賜諡忠節

外史曰向中令秀水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餽遺向
中以泉水雙罌上之在海上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
寨慰勞之福寧一帶依之如父至舟山見事不可爲而
悍帥迭起歎曰此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者也問左

右絕粒幾日可死曰七日曰何緩也蓋死國之念早具於中苦於不得其所耳得其所是以受刀劍如飲甘露也

朱永佑字爰啟號聞予上海人崇禎七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坐薛觀國事下吏得雪調武選司京師陷歸預松江起兵事不克入閩唐王進郎中進兵戶二科給事中選太常卿兼原官吏部尙書張肯堂力薦請爲北征監軍乃命監都督周鶴芝軍北征而鄭芝龍欲降阻之不得發永佑與鶴芝以軍入海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不棄福州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永佑流涕諫之芝龍不

從乃謀遣刺客擊殺之有趙牧者勇士也永佑召之語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自效者芝龍必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匆匆牧累謁不得通遂止永佑與鶴芝移軍海壇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奉魯王監國入閩永佑入朝進刑部侍郎監軍如故永佑與鶴芝攻海口克之以參謀軍事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

大兵攻海口城破學舞與牧皆戰死永佑調吏部侍郎監國駐舟山進工部尙書兼署吏部事永佑令鶴芝與周瑞以軍屯三盤爲舟山犄角舟山破永佑病不能起

被執諭薙髮則生永佑曰吾髮可削何待今日則又諭曰文丞相尙有黃冠歸故鄉之語先生何執迷不悟永佑口占詩有縱使文山猶在日也應無髮戴黃冠之句請死益力挺立不屈斫其脅而死僕負屍出城血涔涔不止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暑不使汗沾衣今乃爾耶血應聲止火壑螺頭門外妻女皆死學舞閩縣人監國授都督牧常熟人監國授總兵永佑

國朝

賜謚烈愍

外史曰予聞永佑素未講學及至舟山聞吳鍾巒講聖

賢之學乃兀兀聽之剖晰至理亦有心得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迂也答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永佑之臨大節不能奪安在非講學之功耶

盧若騰字閑之號牧舟同安人師事熊汝霖崇禎十三年成進士授武庫主事累遷浙東兵備道擢右參議兼僉事時雪竇山賊胡乘龍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亂民乘機剋日竊發若騰廉得狀捕內應者六人誅之授方畧於寧波知府陸自嶽發兵直抵賊巢執其首謀數人餘衆解散福王立擢僉都御史巡撫廬鳳未行而南都破唐王進兵部尙書唐王敗魯王監國入閩若騰入朝

授原官加督師若騰募兵沿海入大蘭預山寨之謀戊子鄭彩殺大學士熊汝霖若騰劾彩逆渠爲彩所惡乃入兵部侍郎張煌言軍中魯王自去監國號若騰乃歸閩栖遲海外會鄭成功卒煌言貽書若騰謀復奉魯王監國若騰謀於閩南遣老秣馬以待會魯王薨若騰鬱鬱而卒時與若騰同官者林正亨福清人萬歷四十四年進士崇禎中官給事中劾冀遼總督傅宗龍不赴宣府惟愜觀望帝不納又奏潁州知州尹夢鼐守城死節狀並請贈卹帝從之京師陷歸監國擢戶部尙書

外史曰若騰膺督師之命在國事旣去後然丹心耿耿

九死不移邱園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子英之投漠北矣